

402501

聊齋志異

會校會注會評本



張友鶴輯校

聊齋志異

會校會注會評本（下）

中華書局

卷

九

邵臨淄

臨淄某翁之女，太學李生妻也。未嫁時，有術士推其造，決其必受官刑。翁怒之；既而笑曰：『妄言一至於此！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，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婦乎？』既嫁，悍甚，指罵夫壻以爲常。李不堪其虐，忿鳴於官。邑宰邵公准其詞，簽役立勾。翁聞之，大駭，率子弟登堂，哀求寢息。弗許。李亦自悔，求罷。公怒曰：『公門內豈作輟盡由爾耶？必拘〔校〕青本下有實字。審！』既到，略詰一二言，便曰：『眞悍婦！』杖責三十，臀肉盡脫。

異史氏曰：『公豈有傷心於閨闈耶？〔但評〕欲甘心於悍婦，稍稍有丈夫氣者皆然，固不必有傷心於閨闈也。至未嫁時而已決其必受官刑，豈悍婦亦生命註定，彼實不能自主耶？何怒之暴也！然邑有賢宰，里無悍婦矣。誌之，以補「循吏傳」之所不及者。』

此等事不忍聞，亦不忍言。

于去惡

北平陶聖俞，名下士。順治間，赴鄉試，寓居郊郭。偶出戶，見一人負笈偃蹇，似卜居未就者。略詰之，遂釋負於道，相與傾語，言論有名士風。陶大說之，請與同居。客喜，攜囊入，遂同棲止。客自言：『順天人，姓于，字去惡。』以陶差長，兄之。于性不喜游矚，〔何註〕矚音燭，視也。晉書，桓溫傳：眺矚中原。〕常獨坐一室，而案頭無書卷。陶不與談，則默臥而已。陶疑之，搜其囊篋，筆研之外，更無長物。怪而問之。笑曰：『吾輩讀書，豈臨渴始掘井？〔呂註〕朱柏廬治家格言：宜未雨而綢繆，勿臨渴而掘井。〕耶？』〔馮評〕今之試士，酒食遊戲相徵逐，臨渴不解掘井，又將如何？〕一日，就陶借書去，閉戶抄甚疾，終日五十餘紙，亦不見其摺疊成卷。竊窺之，則每一稿脫，則〔校〕青本作輒。〕燒灰吞之。愈益怪焉，詰其故。曰：『我以此代讀耳。』〔但評〕入闈之先，要在靜養，筆墨之外，更無長物，可知非臨渴始掘井者，真讀書人自應如是。至燒書吞灰，以此代讀，即令果有其術，亦惡足傳。〕便誦所抄書，頃刻數篇，一字無訛。陶悅，欲傳其術；〔馮評〕後生懶讀，輒欲效之，滿腹黑灰而已。〕于以爲不可。陶疑其吝，詞涉誚讓。于曰：『兄誠不諒我之深矣。欲不言，則此心無以自剖；驟言之，

又恐驚爲異怪。

「校」青本作物。

奈何？』陶固謂：『不妨。』于曰：『我非人，是

「校」青本作實。

鬼耳。今

冥中以科目授官，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，十五日士子入闈，月盡榜放矣。』陶問：『考

簾官爲何？』

「校」青本作何爲。

曰：『此上帝慎重之意，無論烏吏鼈官，

「何註」烏吏鼈官，少吳金天氏以鳥紀官，天官有鼈人，皆借用。

皆考

之。

「馮評」李贄罵世，許伯哭世。

能文者以內簾用，不通者不得

「校」青本無得字。

與焉。蓋陰之有諸神，猶陽之有守、

令也。得志諸公，日不覩墳、典，不過少年持敲門磚，

「呂註」古諺語：敲門磚不直錢。「何註」敲門磚，言必應也。江左謂小試以清淺文應之爲敲門磚。

獵取功名，門既開，則棄去；再司簿書十餘年，卽文學士，胸中尙有字耶！

「但評」一行作吏，此風塵之

所以可歎也。

陽世所以陋劣倖進，而英雄失志者，惟少此一考耳。』

「馮評」順治中未有考簾之說，今考矣，雖無烏吏鼈官，拋去敲門磚，簿書十數年，

黃白滿前，利欲熏心，其中有無與否，未可知也。「但評」今之考簾官甚嚴矣，而未免英雄失志，其故安在？○持磚敲門，門開磚棄。胸中無一字，縱日事簿書，吾不知其操何術以從事矣，況更有目不識丁者乎？夫學古而後入官，民人社稷，非以爲學也。大官

大邑，不可使學者治之也，不學無術，識者譏之，卜子夏之諄諄於仕而優者，非爲其一行作吏，此事遂廢，而不殖將落之爲可虞哉？果有此一考，竊恐官衙爲之一空。

陶深然之，由是益加敬畏。一

日，自外來，有憂色，歎曰：『僕生而貧賤，自謂死後可免；不謂迤邐

「何註」迤邐，行不進貌。

先生

「校」青本無上二字。

相從地下！』

「校」青本下有矣字。

陶請其故。曰：『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，簾官之考遂罷。

數十年游神耗鬼，雜入衡文，吾輩寧有望耶！』陶問：『此輩皆誰何人？』曰：『卽言

之，君亦不識。略舉二二人，大概可知：樂正師曠、

「何註」師曠，晉平公臣，無目。

司庫和嶠是也。

「呂註」晉書，杜預

傳：預常稱王濟有馬癖，和嶠有錢癖。武帝聞之，謂預曰：卿有何癖？曰：臣有左傳癖。○和嶠字長輿，汝南西平人。爲黃門侍郎。家產豐富，然性至吝，以是獲譏於世，故杜預以爲有錢癖也。○「馮評」一箇眼睛，一箇要錢。僕自念命

不可憑，文不可恃，不如休耳。」「但評」遊神耗鬼，雜入衡文，以師曠、和嶠輩操棄取之權，所當鑑者自有所在，豈惟文不可恃，亦且命不可憑矣。地下亦竟如是哉！言已快

快，遂將治任。陶挽而慰之，乃止。至中元「呂註」按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。之夕，謂陶曰：「我將入闈。煩

於昧爽時，持香炷於東野，三呼去惡，我便至。」乃出門去。陶沽酒烹鮮以待之。東方

既白，敬如所囑。無何，于偕一少年來。問其姓字。于曰：「此方子晉，是我良友。適

於場中相邂逅。聞兄盛名，深欲拜識。」同至寓，秉燭爲禮。少年亭亭似玉，意度謙

婉，陶甚愛之。便問：「子晉佳作，當大快意？」于曰：「言之可笑！闈中七則，「校」青本作題。

作過半矣；細審主司姓名，裹具徑出。奇人也！」「馮評」尹和靖先生應舉，因發策不善，不對而出，子晉亦爾耶？「但評」與其被黜，不如徑出。○審主司姓名，

不復終場而裹具徑出，省得一番痛哭，可稱識時勢者。陶扇「校」青本作扇。○「何註」煽音扇，使火熾盛也。爐進酒，因問：「闈中何題？去惡魁解否？」

于曰：「書藝、經論各一，夫人而能之。策問：「自古邪僻固多，而世風至今日，奸情醜

態，愈不可名，不惟十八獄「呂註」見西遊記。所不得盡，抑非十八獄所能容。是果何術而可？或謂

宜量加一二獄，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。其宜增與、否與，或別有道以清其源，「但評」切中時事，婉而多風。

爾多士其悉言勿隱。」「馮評」友人戲爲之對曰：十八獄之說尙矣，從古善人少而惡人多，善不盡賞，賞一善而凡爲善者知勸。惡不盡罰，罰一惡而凡爲惡者知懲。則十八獄已無憂其不能盡，不能容矣。惟界乎不善不惡之

間，而將入於去善即惡之途。量加之說不爲無見，是宜更設二獄：一以位天下之大言不慚者於冥冥之中，庶人也知有羞恥之萌；一以位天下之花面逢人者於寂寂之地，庶他生更無夏畦之苦。去其驕而剛惡不形，去其諂而柔惡不著，斯無傷於上帝好生之心，而並有以清其源歟？「但評」策問奇而正，闢而確，惜未觀其自謂痛快之條對耳。弟策雖不佳，頗爲「校」青本痛快。

魔外道，恐怖毛豎。

殄滅，

賜羣臣龍馬

「何註」龍馬，馬高八尺以上爲龍。

天衣有差。」

次則「瑤臺應制詩」，

「西池桃花」

「何註」觀

西池桃花，西王母處勝境。

賦。」

此三種，

自謂場中無兩矣！」

言已鼓掌。

方笑曰：

「此時快心，放兄獨步

「呂註」後漢書，戴良傳：同郡謝季孝問曰：子自視天下，孰可爲比？良曰：我若仲尼長東魯，大禹出西羌，獨步天下，誰與爲偶！

矣；數辰後，不痛哭始爲男子也。」

「但評」每至三年，有數

十萬不得爲男子者。

天明，方欲辭去。

陶留與同寓，方不可，但期暮至。三日，竟不復來。

陶使于

往尋之。于曰：『無須。子晉拳拳，非無意者。』日既西，方果來。

「校」青本作至。

出一卷授陶，

曰：『三日失約，敬錄舊藝百餘作，求一品題。』陶捧讀大喜，一句一贊，略盡一二首，

遂藏諸笥。談至更深，方遂留，與于共榻寢。自此爲常；方無夕不至，陶亦無方不懽

也。一夕，倉皇而入，向陶曰：『地榜已揭，于五兄落第矣！』于方臥，聞言驚起，泣

然流涕。二人極意慰藉，涕始止。然相對默默，殊不可堪。

「但評」非過來人，不能得知如此真切。當事者泫然流涕，旁觀者極意慰藉，既而

相對默默，殊不可堪。先生久嘗此味，故言之更爲親切。

方曰：『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，恐失志者之造言也；不然，文場

尙有翻覆。』于聞之，色喜。

陶詢

「校」青本作尋。

其故。

曰：『桓侯翼德，

「何評」翼當作益。

三十年一巡陰

曹，三十五年一巡陽世，兩間之不平，待此老而一消也。」

〔馮評〕人知桓侯好武，不知將軍能文，刁斗銘至今尚在。紀曉嵐詩云：慷慨橫歌百戰餘，

桓侯筆札定然疎，那知搨本摩崖字，車騎將軍手自書。謂刁斗銘桓侯書也。〔但評〕兩間不平之事極多，大巡環三十五年乃來，則不平之無可消者不知凡幾。

乃起，拉

〔校〕青本作扯。

方俱去。兩夜始

返，方喜

〔校〕青本無喜字。

謂陶曰：『君不賀五兄耶？桓侯前夕至，裂碎地榜，

〔但評〕裂碎地榜，快人快事，有如當年。

榜上

名字，止存三之一。

〔但評〕裂碎地榜，三分存一，遺卷得薦已多至二分，此誠破例之舉，最快人心之事矣。特不知此裂去之二，究竟作何處置。

游魂耗鬼之儼然衡文者，又將作何處分。

大巡環想必不遺餘力也。

徧閱遺卷，得五兄甚喜，薦作交南巡海使，旦晚輿馬可到。」陶大喜，置酒稱賀。酒數

行，于問陶曰：『君家有閒舍否？』問：『將何爲？』曰：『子晉孤無鄉土，又不忍恣然

於兄。弟意欲假館相依。』陶喜曰：『如此，爲幸多矣。即無多屋宇，同榻何礙。但有

嚴君，

〔呂註〕易，家人：家人有嚴君焉。父母之謂也。

須先關白。」于曰：『審知尊大人慈厚可依。兄場闈有日，子晉

如不能待，先歸何如？』

〔校〕青本作如何。

陶留伴逆旅，以待同歸。次日，方暮，有車馬至門，

接于蒞任。于起握手曰：『從此別矣。一言欲告，又恐阻銳進之志。』問：『何言？』

曰：『君命淹

〔校〕青本作偃。

蹇，生非其時。此科之分十

〔校〕青本作亦十分。

之一；後科桓侯臨世，公道

初彰，十之三；三科始可望也。」陶聞，欲中止。于曰：『不然，此皆天數，即明知不

可，而註定之艱苦，亦要歷盡耳。」

〔馮評〕功名有命，然註定艱苦，雖歷盡乃得。予嘗以此告同人。〔但評〕雖曰科名有定，而註定之艱苦一分不曾歷盡，則有定者亦未必得。茫茫苦海奔波

者，又焉知註定之數何時歷盡耶？然亦有未嘗學問，而自少至壯，自壯至老，矮屋中其歷數百日而猶未肯休者，又其自尋苦惱，而非天數之註定也。

又顧方曰：『勿淹滯，今朝年、月、

日、時皆良，卽以輿蓋送君歸。僕馳馬自去。』方忻然拜別。陶中心迷亂，不知所囑，

但揮涕送之。見輿馬分途，頃刻都散。始悔子晉北旋，未致一字，而已無及矣。三場

畢，不甚滿志，奔波而歸。入門問子晉，家中並無知者。因爲父述之。父喜曰：『若然，

則客至久矣。』先是陶翁晝臥，夢輿蓋止於其門，一美少年自車中出，登堂展拜。訝問

所來。答云：『大哥許假一舍，以入闈不得偕來。我先至矣。』言已，請入拜母。翁方謙

卻，適家媼入曰：

〔校〕青本作白。

『夫人產公子矣。』恍然而醒，大奇之。是日陶言，適與夢符，

乃知兒卽子晉後身也。父子各喜，名之小晉。兒初生，善夜啼，母苦之。陶曰：『倘是

子晉，我見之，啼當止。』俗忌客忤，

〔何註〕客忤，小兒見生客病也。

故不令陶見。母患啼不可耐，乃呼陶

入。陶鳴

〔校〕青本作呼。

之曰：『子晉勿爾！我來矣！』兒啼正急，聞聲輟

〔校〕青本作輒。

止，停睇不

瞬，如審顧狀。陶摩頂

〔呂註〕南史，徐陵傳：陵母臧氏，嘗夢五色雲化爲鳳，集左肩上，已而誕陵。年數歲，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，寶誌摩其頂曰：此天上石麒麟也。○一統志：宋真宗時，有婁道者逆知吉凶，

嘗召問禁中事。仁宗生，晝夜啼不止。道者摩其頂曰：莫叫莫叫，何如當初莫笑？啼遂止。○按：真宗無子，求於上帝。帝遍問諸仙，有赤脚仙大笑，遂遣焉。在宮中好赤脚，是其驗也。

而去。

〔校〕青本作出。

自是竟不

復啼。數月後，陶不敢見之；一見，則折腰索抱，走去，則啼不可止。陶亦狎愛之。四

歲離母，輒就兄眠；

「但評」原有同榻之約。

兄他出，

則假寐以俟其歸。

兄於枕上教毛詩，

「呂註」史記：正義：河間獻王博

士毛公善說詩，獻王號之曰毛詩。○詩譜：大毛公亨為訓詁傳於其家，河間獻王得而獻之，以小毛公襄為博士。然則大毛公為傳，小毛公題之曰毛也。○按：漢毛亨治詩，作訓詁傳，以授從子襄，時稱亨為大毛公，襄為小毛公，名其詩曰毛詩。

誦聲

呢喃，

「何註」呢喃，喻聲低難辨也。

夜盡四十餘行。以子晉遺文授之，欣然樂讀，過口成誦；試之他文，

不能也。八九歲，眉目朗徹，宛然一子晉矣。陶兩入闈，皆不第。丁酉，文場事發，簾

官多遭誅遣，

「校」青本作誼。○「何註」誅誼音株，誼也，謫也。○「但評」師曠、和嶠輩必在其中。

貢舉之途一肅，乃張巡環力也。

「馮評」順治十四年丁酉尋出實證

來，虛虛實實，真假真真，先生之文不可測也。

陶下科中副車，尋貢。

遂灰志前途，隱居教弟。常語人曰：『吾有此

樂，翰苑不易也。』

「但評」果有佳弟，怡怡之樂，豈翰苑所能易哉。

異史氏曰：『余每至張夫子廟堂，瞻其鬚眉，凜凜有生氣。』

「呂註」世說：庾道季云：廉頗、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，凜凜恆如有生氣。

又其生平啞啞

「何註」啞啞音飲亞。氣，叱咤，發怒聲。此啞啞二字難解，恐誤。

如霹靂聲，

「校」青本無聲字。○「呂註」見蜀志。

矛馬所至，無不大

快，出人意表。世以將軍好武，

「呂註」杜甫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詩：將軍不好武，稚子總能文。

遂置與絳、灌伍；

「呂註」史記：淮陰侯列傳：遂械繫信

至洛陽，赦信罪，以為淮陰侯。按：楚漢春秋曰：漢已定天下，論羣臣破敵禽將，活死不衰，絳灌、樊噲是也。功成名立，臣為爪牙，世世相屬，百世無邪，絳侯

周勃是也。是絳灌自一人，非絳侯與灌嬰。○「何註」絳，縣名，周勃封絳侯。灌，姓，灌嬰也，亦漢功臣。伍，謂置與絳、灌無文者為伍也。

寧知文昌事繁，須侯固多哉！嗚呼！三

十五年，來何暮也！』

「何註」後漢廉范字叔度，為成都太守。民歌之曰：廉叔度，來何暮。○「馮評」先生老於文場，持論至此，如聞嗚咽。

王阮亭云：『數科來關節公行，非噉名卽壟斷，脫有桓侯，亦無如何矣。悲哉！』
〔校〕此據抄本，青本無此段。

〔何評〕張爲朱鳥七宿正位離明，故文昌、桓侯皆張姓，文場事須大巡環何疑。

狂生

劉學師言：『濟寧有狂生某，善飲；家無儋石，

〔何註〕儋音擔，負荷也。又齊名小鹽爲儋石，受一斗。晉書，劉毅傳：家無儋石之儲。〕

而得

錢輒沽，殊不以窮厄

〔校〕青本作厄窮。

爲意。值新刺史蒞任，善飲無對。聞生名，招與飲而悅之，

時共談宴。生恃其狎，

〔但評〕爲其能飲而狎之，交之不以其正也，生之驕倨，亦其自取。〕

凡有小訟求直者，輒受薄賄，爲之緩頰；

刺史每可其請。生習爲常，刺史心厭之。一日早衙，持刺登堂。刺史覽之微笑。生厲聲

曰：『公如所請，可之；不如所請，否之。何笑也！聞之：士可殺而〔校〕青本無而字。〕不可辱。他

固不能相報，豈一笑不能報耶！』言已，大笑，聲震堂壁。刺史怒曰：『何敢無禮！寧

不聞滅門令尹耶！』生掉臂

〔校〕青本作拂袖。〕

竟下，大聲曰：『生員無門之可滅！』刺史益怒，執

之。訪其家居，則並無田宅，惟攜妻在城堞上住。刺史聞而釋之，但逐不令居城垣。

〔校〕青本作堞。○〔但評〕以笑報笑，適得其宜，聲震堂壁，斯過當矣。然而共談宴時，其笑亦必有如此者矣。以此而滅其門，亦未免過當。〕

朋友憐其狂，爲買數尺地，購斗室焉。

入而居之，歎曰：『今而後畏令尹矣！』

異史氏曰：『士君子奉法守禮，不敢劫人於市，南面者奈我何哉！然仇之猶得而加者，徒以有門在耳；夫至〔校〕青本下有於字。無門可滅，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。噫嘻！此所謂「貧賤驕人」者耶！獨是君子雖貧，不輕干人，乃以口腹之累，〔呂註〕世說：閔仲叔老病家貧，不能得肉，日買豬肝一片，屠或不肯與。安邑令聞之，勅吏常給。仲叔嘆曰：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！遂去客沛。喋喋公堂，品〔校〕青本品上有亦字。斯下矣。雖然，其狂不可及。』〔呂註〕南史，顏延之傳：文帝嘗召延之，傳詔頻不見，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，了不應對。他日醉醒，乃見帝。嘗問以諸子才能，延之曰：竣得臣筆，測得臣文，奐得臣義，躍得臣酒。何尙之嘲曰：誰得卿狂？答曰：其狂不可及。○按：竣早有文集行於世，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，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錄事參軍，奐明帝時擢爲中書侍郎。

澂俗

〔校〕澂，此據遺本，抄本作微。

澂人多化物類，出院求食。有客寓旅邸時，見羣鼠入米盎，驅之卽遁。客伺其入，

驟覆之，瓢水灌注

〔校〕遺本作盈。

其中，頃之盡斃。主人全家暴卒，惟一子在。訟官，

〔校〕遺本作客。

官

原而宥之。

〔校〕青本無此篇。

鳳仙

劉赤水，平樂人，少穎秀。

「何註」穎秀，聰穎文秀也。

十五入郡

「校」青本作縣。

庠。

父母早亡，遂以游蕩自

廢。

「但評」父母俱亡，遂以游蕩自廢，雖穎秀，其可恃乎？室中不有仙人，則拳大酸壻，亦終老死破窰耳。

家不中貲，而性好修飾，衾榻皆精美。一夕，

被人招飲，忘滅燭而去。酒數行，始憶之，急返。聞室中小語，伏窺之，見少年擁麗者

眠榻上。宅臨貴家廢第，恆多怪異，心知其狐，亦

「校」青本亦上有即字。

不恐。入而叱曰：『臥榻豈容

鼯睡！』

「呂註」宋史：太祖使曹彬圍金陵，江南主李煜求徐鉉入奏，乞罷兵。上曰：「何註」鼯音酣。江南主有何罪？但天下一家，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鼯睡乎！

二人惶遽，抱衣赤身遁去。

遺紫紈袴一，帶上繫針囊。

「但評」紈袴已足，而必兼及針囊者，下文有金釧、有繡履、有鏡，不如此不足以稱之。

大悅，恐其

「校」青本無其字。

竊去，藏衾

中而抱之。

「但評」以袴要婚，一篇文俱從此結構而成。

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，

向劉索取。

劉笑要償。

婢請遺以

酒，不應；贈以金，又不應。婢笑而去。旋返曰：

『大姑言：如賜還，當以佳耦爲報。』

劉問：『伊誰？』曰：『吾家皮姓，大姑小字八仙，共臥者胡郎也；二姑水仙，適富川丁

官人；三姑鳳仙，較兩姑尤美，自無不當意者。』劉恐失信，請坐待好音。婢去

「校」青本下有久之

二復返曰：『大姑寄語官人：好事豈能猝合？適與之言，反「校」青本遭詬厲；但緩時日以

待之，吾家非輕諾寡信者。「呂註」老子：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劉付之。過數日，渺無信息。薄暮，自外

歸。閉門甫坐，忽雙扉自啓，兩人以被承女郎，手捉四角而入，「但評」送新人至人新樣。曰：『送新人至

矣！』「馮評」來得突。笑置榻上而去。近視之，酣睡未醒，酒氣猶芳，頰顏醉態，傾絕人寰。喜

極，爲之捉足解襪，抱體緩裳。而女已微醒，開目見劉，四肢不能自主，但恨曰：『八

仙淫婢賣我矣！』劉狎抱之。女嫌膚冰，微笑「但評」微醒而恨，只曰：淫婢賣我，且復微笑，亦穎秀修飾得力處。文於吞吐間，形容得出。曰：『今

夕何夕，見此涼人！』劉曰：『子兮子兮，如此涼人何！』遂相歡愛。既而曰：『婢子無

恥，玷人牀寢，而以妾換袴耶！必小報之！』從此無「校」青本夕不至，綢繆甚殷。袖中出

金釧一枚，曰：『此八仙物也。』又數日，懷繡履一雙來，珠嵌金繡，工巧殊絕，且囑劉

暴揚之。「但評」本欲借袴引出繡履，猶嫌其率，卻先以金釧襯之，遂令文勢曲折而更多情趣。○金釧一枚，襯出繡履一雙。以

其件件都是實事，幾忘其專以影裏情郎，畫中愛寵二句，憑空撰出書中黃金屋，書中顏如玉一篇議論文字。劉出誇示親

賓。求「校」青本觀者皆以貲酒爲贄，由此奇貨居之。「馮評」楊妃馬嵬坡下羅襪，土人得之，觀者人給一錢。女夜來，作「校」青本作上有忽

字。別語。怪問之，答云：『姊以履故恨妾，欲攜家遠去，隔絕我好。』劉懼，願還之。